

有一天吃晚飯時，我看到滿桌豐盛的菜餚，忍不住狼吞虎嚥的吃了起來，我和姊姊為了一支雞腿搶來搶去，一不小心，就把碗打破了。奶奶馬上說：「吃緊弄破碗」。意思是叫我做事不可太急躁，否則會誤了了大事。

我的個性就是很急躁，做什麼事都定不下心，所以常常吃大虧。有一次，放學回家，我匆匆忙忙洗完了澡，急著想看卡通「神奇寶貝」，便三步併作兩步從二樓往三樓衝。但是，一腳沒踩穩，便從樓梯摔下。小腿流了很多血，爸爸趕緊把我送到醫院，縫了好幾針。現在，小腿上還留有一道疤痕。

有些同學三兩下的功夫，就把作業寫完，字寫得像鬼畫符一樣。老師看到龍飛鳳舞的字體氣得火冒三丈，就叫他重寫。原本為了節省時間，卻沒想到，還要花更多時間補寫，真是很不划算，也驗證了『吃緊弄破碗』的諺語。下課鐘聲一響，有些同學就急忙衝向操場，老師一再叮嚀，可是同學們卻當成耳邊風。直到上個星期，有兩個同學在走廊上奔跑撞在一起，一個牙齒斷了血流如注，一個頭腫了一個包，真是「吃緊弄破碗」。

馬路上，常看到很多車子開的飛快，在車陣中穿梭，橫衝直撞，甚至闖紅燈超速，一旦發生車禍，不但自己受了傷，也連累了別人。為了搶一時的時間，結果永遠也到達不了目的地，真是『吃緊弄破碗』。

現在，我寫作業時，總是定下心來仔細的寫，字體變得很整齊，作業也常常得到「甲上」，同學好奇的問我為什麼？我說：「做事不急躁，寫字時要細心，才不會『吃緊弄破碗』。」吃飯時，我一定細嚼慢嚥，不但可以品嚐菜餚的美味，也不再和姊姊為了食物搶來搶去。「吃緊弄破碗」這句諺語，不但讓我改進了急躁的毛病，而且也讓我做事變得更細心。

我還記得，在那小小的盆栽裡，開的是仙人掌花。

許多年以前，我們曾去屏東的「伯大尼之家」參觀訪問，那是一個接納身心障礙弱勢院童的機構。有的是唐寶寶，有的是自閉症，還有多重障礙的……，他們更需要社會的愛和關懷。經費上仍是拮据的，雖然政府有補助，仍然需要仰賴各界的捐款挹注。

我們也看到了他們的努力。成果展覽裡的各種小小盆栽，這些盆栽多是仙人掌，小巧而可愛，也像是種著希望，但願能開出更多的美好。盆栽是販售的，所得也可以充作經費，如此自立自強，多麼值得大家的稱揚和鼓勵。

泰戈爾有這樣的一首小詩：

微渺的小草啊，
你的腳步雖小，
卻擁有你腳下的大地。

如果大自然是個世界，那麼這些院童就像是大地上的小草。一枝草，一點露。他們也必然蒙受上天的眷顧。

我願意相信，生命自有出口。

不必妄自菲薄，只要肯努力，每個人都可以走出屬於自己的路來。

也因為在台灣我們看到的仙人掌，幾乎都種在盆栽裡，於是，也讓我誤以為仙人掌都很小巧。

有一年，我到美國的新墨西哥州，去探望住在那兒的妹妹。新墨西哥州屬於沙漠地帶，是美國少數冬天不下雪的地方。天氣不那麼酷寒，也少了剷雪之苦，於是成了許多銀髮族喜歡居住的城市。那兒有許多仙人掌，每一棵都種在地上，高大挺拔，枝繁葉茂，花開燦爛，真是鮮豔而奪目。看得我心中起疑，竟以為自己成了格列佛，正在暢遊「大人國」。連仙人掌都爆增了數十百倍的巨大。

巨大的仙人掌拔地而起，也是很特別的風景。

想起許多年前，我見過的，小小盆栽裡的仙人掌花。是的，即使是在沙質的土壤裡，也可以開出顏彩繽紛的花，只要受到妥善的照顧，綻放美麗就是它的回報。

「我的父親已經不在人間。」這是我必須隨時提醒我自己的話，因為，在我的感覺裡，父親一直生活在我身邊，而且那感覺永遠是那麼真實。

在父親心目中，他的兒女都是一顆顆奇異的種子。我也不例外，也是他心目中的一顆奇異的種子。不管我怎麼回想，怎麼追索，一直到現在，我仍然找不出一絲父親一定要把我塑造成什麼樣的一個人的痕跡。我不得不滿懷感激的說，父親給我最珍貴的東西就是一個「我」。在我的童年時代、少年時代，我就已經能夠感覺到父親非常尊重我的想法，儘管我的想法跟他完全不一樣。

父親希望我能成為一個化學家，但我希望我能成為一個作家。他曾經給我買過一個「少年化學實驗箱」，我做過幾個小實驗以後，就失去了興趣。他知道了，並不介意，仍然高高興興的帶我逛書店。我選我喜愛的書，他付款。從我的少年時期起，父親和我，幾乎是各看各的書，各自發展各自的興趣。他很喜歡買書，也給了我這個權利。有時候，父子一起去書店抱了一大堆書回來，我抱的是我的書，他抱的也是我的書。他並不因此覺得不愉快。

有一位親戚為這件事對我父親說：「一個小孩子需要這麼多書嗎？」父親的回答是：「我不知道。小孩子想看書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只要辦得到，還是不干涉的好。」當時我也在場。那位親戚並不以為小孩子在場就不該談這件事；父親卻很在乎，他談完了話，還帶著歉意的跟我笑一笑。

我從小身體很瘦，體重不足，親戚們對我評價不高。有一位親戚說：「這樣的小孩子將來恐怕無法跟人競爭。」親戚的話是沒錯的，不過這卻是對於一個幼小心靈的傷害。父親說：「強壯的孩子需要我照顧，瘦弱的孩子更需要我照顧。照顧小孩子，並不是為了跟人競爭，只不過是好好兒讓他生長。」父親的話給我安全的感覺。他用他寬厚的肩膀為我抵擋來自四周的壓力。他使瘦弱的我能夠像強壯的孩子一樣幸福而充滿自信的活著。

我求學的歷程也不是很順利的。小學畢業以後，我投考廈門最好的中學卻沒被錄取，曾經一度停學。四周那種不以為然的空氣又對我形成壓力。

親戚們都說：「這孩子將來怎麼辦？」

父親不理會這樣的批評，他對待我的態度，跟平日完全沒有兩樣。在我那樣的年齡，心靈的平安和喜樂是十分重要的；幼小的心靈不應該為憂傷所腐蝕。父親希望看到的是，我能像往常一樣快樂活潑——甚至是在失學之後。

蝶舞

春天，密密麻麻的雜花野草鋪滿了那塊空地。午後，沒有風，淡淡的陽光灑下來，我站在空地上，想起這兒冬日光怪陸離的景象，不禁深深感激大自然的孕育和恩賜。

空地上，最多的是咸豐草。大概土質不好，一株株，只有二三十公分高，白色的花瓣，中間簇擁著金黃的蕊，這裡一朵，那裡一朵，整塊空地都成了咸豐草花的天下。蜜蜂被吸引過來了，牠們站在花朵上，把尖細的小嘴，伸進一支支的花蕊中。我蹲踞著，仔細觀賞蜜蜂採食的經過。小小的昆蟲，那麼勤奮，那麼努力，可真令人著迷！

小白蝶也來湊熱鬧，一隻兩隻三隻……這朵花上停一停，那朵花上停一停，像一片片的小紙片，在低空中飄哇飄。並不是每隻都是白色的，偶爾，也會有一兩隻淡黃色的飛過來。牠們在花朵上停留的時間很短暫，輕輕碰一下又飄起來，碰一下又飄起來。牠們不像採花粉或吸花蜜，牠們是來賞花呢！多半時候，牠們都在空中飛著、飄著、舞著，一會兒你追我，一會兒我追你。牠們飛得很低，一直都在花朵的上方。

請別小看這小小的蝴蝶呀！牠們的身子輕巧而靈敏，跳起舞來，說有多美妙就有多美妙。我就看見一隻黃蝶和一隻白蝶，在我的頭頂上並排飛著，一起轉彎，一起迴旋。不久，底下又飛來一隻白的，三隻滑著同樣的舞步，搖擺、轉圈，搖擺、轉圈，愈飛愈高；接著，又一隻白蝶搖搖擺擺飛上來。三白一黃共舞，動作一致，彷彿訓練有素的舞群。我目不轉睛的仰臉觀看，牠們大概聽到我娓娓發出的讚嘆，舞得更起勁啦！「舞台」又漸漸往上移了，飛過來又繞過去，盡情的搖哇擺呀！然後，一隻白的斜著翅膀緩緩飛下來，一黃二白仍在飛舞；然後，又一隻白的飛下來，留下一黃一白在飛舞；然後又一隻白的飛下來，獨留黃蝴蝶兀自舞著。最後，那黃的也飛下來了。牠們全都落到咸豐草花的上方，我已經分不清，哪四隻是剛才參加飛舞的蝴蝶了。

翩翩蝶舞，在暖和的午後演出，不知是歡迎春天的到來，還是慶祝咸豐草花的盛開？我真幸運，沒有錯過這精采的一幕。

十九世紀末的最後幾個年頭，美國康乃爾大學做過一次有名的實驗。這組實驗研究人員，做了十分完善精心的策畫與安排。他們把一隻青蛙，冷不防丟進煮沸的油鍋裏，這隻反應靈敏的青蛙，在千鈞一髮，生死關頭之際，說時遲那時快，用盡全力，躍出那個勢必會使牠葬身的滾燙油鍋，跳到鍋外的地面，安然逃生！

隔了半個小時，他們使用一個同樣大小的鐵鍋，這一回在鍋子裏面放滿五分之四的冷水，然後把那隻剛剛死裏逃生的青蛙放到鍋裏，這隻青蛙在水裏不時來回洄游。接著，實驗人員偷偷在鍋底下用炭火慢慢燒熱。這隻青蛙，一時不知究底，仍然悠遊地在微溫的水中享受「三溫暖」，等到牠開始意識到鍋中的水溫已經熬受不住，必須奮力跳出才能活命，可是一切為時已晚，牠欲躍乏力，全身癱瘓，呆呆躺在水裏，臥以待斃，終致葬身在鍋子裏面！

這個實驗，提示我們一個殘酷無情的事實！回顧我們自己跋涉過來的途程，何嘗不也是如此？當生活的重擔壓得我們喘不過氣，挫折、阻難堵住了四面八方的通口，人往往能發揮自己意想不到的潛能，殺出重圍，找出一條活路來；等到功成名就，志得意滿，甚至顧盼自雄的當兒，結果反而陰溝裏翻船，弄得一敗塗地，不可收拾！

難道人生的一切就是這樣一個充滿反諷的弔詭？

的確，險象環生的處境，對我們未必不是福祉，耽於安逸、享樂、奢靡、揮霍的生活，又未嘗不是足資警惕的災禍。人類所面臨的每一個困境，不但是一項挑戰，有時往往也是不克自拔的陷阱。

我們短暫的人生旅程上，究竟有多少次機會可以讓我們學習和徹悟？也不知有多少看不見的紅燈，可是我們卻經常視若無睹。這樣看來，我們跟這隻洄游在慢慢滾沸的溫水中的青蛙又有什麼不同？

露天看電影

如今，我坐在現代化的戲院裡觀賞電影，極具視聽效果，盡享聲光之娛，卻又不免想念起童年時露天看電影的有趣。

那時候，小鄉村裡雖有個戲院，多半是歌仔戲公演，可是要收門票的。對一般家庭來說，衣食尚且未必周全，經濟是如此的困窘，哪有什麼閒錢去看戲呢。在那個純樸的年代，父母不曾提起去看戲，兒女也不敢要求。有時候，我們等戲院快終場時，老闆將大門打開，小朋友們便蜂擁而入，站在後排的板凳上，興致盎然地「揀戲尾」來看。時間不過一刻鐘左右，但也覺得歡喜。

更值得期待的是露天看電影，免費的哦。

在我們住家的左側，隔著一條小路，便有一個大操場。寬闊的場地，有時用來舉行棒球比賽，挺合適的；有時看見軍隊紮營，帶來了一陣熱鬧，為平淡的生活注入了新鮮的話題。更多的時候，它常被棄置不用，空空盪盪的；偶爾，白日裡可以看到有牧童來放牧牛羊。

我們最喜歡的，當然是露天看電影。

消息一傳開，真教人興奮。還不到黃昏，我們便早早拿著草蓆去占位子。

只見操場的中央已懸掛好了一塊白布，天還沒有全黑，四處是吱吱喳喳的孩童，人愈聚愈多，連賣零食的小販也來了，好一場「嘉年華」！

影片多半是宣導的紀錄片，也有劇情片。白色的布幔被風吹來吹去，影中人也跟著晃來晃去。在那個遙遠的年代裡，教忠教孝都是嚴正的主題，大家也視為理所當然，風俗的淳厚可以想見。

第二天一早，當我穿過大操場去上學時，常常可以在操場上「尋寶」，也許是被剪掉的影片膠捲，也許是銅板、泡泡糖上的包裝紙……到了學校，還得談論上好一陣子的電影感想呢。

記得有一年，我重感冒，根本不能露天看電影，媽媽便把我層層包裹，讓我坐在灶台上的小椅子，就這樣透過窗子，隔著馬路看電影。年少時眼力好，倒也看得津津有味呢，經驗真特殊，還得拜「近水樓台」之賜哩。

我常想，每個年代都有屬於它特殊的興味，無關貧富。穿過了歲月的長廊，它永遠在我們的記憶深處閃耀著溫暖的光！露天看電影，雖然顯得簡陋質樸，但依然令人懷念。